

五

劉向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卷第五

雜事五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上

卷第八

節士下

卷第九

善謀上



卷第十

善謀下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十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不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

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漢之士豈特無明
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
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
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
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
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
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
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輩上雖言而不敢不精天至
士各自爲言而不論其世入之不同夫爲之所
其故身而和其無感德其所以而論其世入之

劉向新序卷第一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
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
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
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
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
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
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
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

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

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

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

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
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
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
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
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
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
聞夕死可矣於以聞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
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
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
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
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
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
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
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

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
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望
之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
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
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
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
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侮其主者死而又死
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
謂死而又死君既以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
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
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
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
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

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

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者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入拜爲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

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恚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
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
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
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
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
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
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

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
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
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
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
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
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
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

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大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

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

之鷓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
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
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爲哉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
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
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
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
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

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
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
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
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
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
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
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
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
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夫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
將近之申公誣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
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
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
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
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
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
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
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
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
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劉向新序卷第一

劉向新序卷第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天成人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疆

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
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
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
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
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
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
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
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
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
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

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
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眾口譖愬不行斯為明也魏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
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
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
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
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
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
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

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
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
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
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
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
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
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

毋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
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
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
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
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也擣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
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
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擣里子公孫子果爭
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

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
其孰能毋用讒乎語其甘茂曰以東奔齊王曰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
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
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我爲不信
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
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
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
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

用則威亡矣趙琴長齊宣王宣王善之聽以曰夫琴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
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
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
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
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
斯美其德也魯宣王宣王善之聽以曰夫琴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
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

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作下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多飢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乂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

所以象政也遂為玉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宜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真鉅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負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

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鼈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言以知十美敏捷也文曰成也曰始也請不煩辭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夫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

臺觀帷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

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
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毋賦歛赦罪人
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
殺蛇曰何故當聖之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
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柰
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穀弓欲射之道有行
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
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
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其人何也公孫襲對曰

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
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
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
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
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
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曰
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荅曰
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

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
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
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相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
將恐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曰醫之好利
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
肌膚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居十日
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
鵲出相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還走
相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

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
司命之所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
日相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相侯遂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
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
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鄧其危矣王曰先
生老僭歟妾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
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
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至果亡巫山江漢鄢郢

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
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柰何莊辛曰
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
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
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
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
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
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
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蠱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
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

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
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
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鯉鯉仰奮陵
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
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
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
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
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
麋麇麀鹿彘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
涯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

以巫山庾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君王之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龜厄而投之乎龜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

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

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

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

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母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為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下文因定下文請封於千首四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拑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竒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

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䟽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

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劉向新序卷第二

劉向新序卷第三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
也孫卿曰王曰齊人欲與孟子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
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
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
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
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
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
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

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
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
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
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
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
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
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
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
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
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

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爲與國齊

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

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騫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彊秦之莢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齊人獻文急矣魯且答曰大王曰賦賦之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與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

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

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

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

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

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
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
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
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
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
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報曰臣不肖
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
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
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

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
授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
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
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
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
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
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
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
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

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

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

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爾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
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爾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
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
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
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
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
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
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
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
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之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飭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一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讐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

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俠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

說故七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弒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

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劉向新序卷第三

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

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者也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相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相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

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相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相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

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

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

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疆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

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

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

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公召邾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邾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邾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
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
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
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
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
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
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
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
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

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
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
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
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
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
人旣不善胡足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
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竒智
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
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

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

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

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
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蔑也
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
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栢公與管仲鮑叔寧戚飲酒栢公謂鮑叔姑爲寡人
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
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寧子無忘其飯牛
於車下也栢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
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

必不驕矣

栢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
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栢公曰善哉至德不
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
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栢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栢公怫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

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

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

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

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

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

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新序卷四
三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

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割偃者之背鋏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管者也猶魯之有鸛鵒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鷓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鷓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

害也故爵生鷓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
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劉向新序卷第四

劉向新序卷第五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
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
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

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
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
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
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
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
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
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
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
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

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
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
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爲此湯
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
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
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
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

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曰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鈞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

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里鳧湏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湏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鳧湏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湏邪曰然謂鳧湏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湏鳧湏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湏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湏曰得罪

於君者莫大於鳧渙矣君謂赦鳧渙顯出以爲右如
鳧渙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鳧渙者乎文公
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
安語曰相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
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
此之謂也賦曰春飲亦以而日而飲其舞乎國者謂
甯戚欲干齊相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
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相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
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針牛於車下望相公
而悲擊牛角疾商歌相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

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相公反至從者以請
相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相公以合境內
明日復見說相公以爲天下相公大說將任之羣臣
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
賢人也任之未晚也相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
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
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
也相公得之矣所以霸也鄒不亦本之士而民國
齊相公見卜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
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相公

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相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相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相公其恤之矣夫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錘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

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

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
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
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
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
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
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
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人
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
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

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
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
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
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
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
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
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
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湏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方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

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夫天下不平也神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
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
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
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
君去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去則不能賞賢
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
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闈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
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
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
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
罪當死善昧入言無罪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官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

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官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

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
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皆視群臣陳履狀善
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
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
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
閻樂趙高之婿也爲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
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
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
此父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
於此使臣言死父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
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
用有難而死是妾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
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
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魏蓋一旦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媛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拜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

而掉慄危視而躡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父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

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
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
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
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
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
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言老夫欲盡其謀而
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
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
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
顛項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
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
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驥
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鼪試於釜竈之間
其疾未必能過狸鼪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
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
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
銓使之與管橐決日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

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其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

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其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其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以推其難

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以王之君興焉其
 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垂之不戮也宜白玉之
 璞未獻耳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
 入主之視貴也味醜煇煇而美不為玉其用也璣寶
 璣其美而璣寶璣也曰味夫之璣也曰璣也曰璣也
 曰夫璣者不向主璣者不向璣回璣之璣也曰璣人
 悲也其主曰璣者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
 曰寶也而璣之曰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璣也
 劉向新序卷第五



金瓶梅